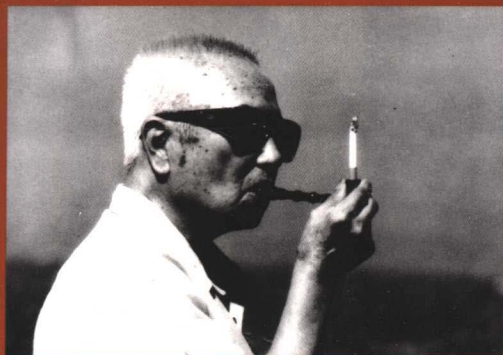


陈朝儒

岳峰 编著



艺坛伯乐
——二胡艺术家陈朝儒

湖南文艺出版社

艺坛伯乐

——二胡艺术家陈朝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坛伯乐——二胡艺术家陈朝儒 / 岳峰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4

ISBN 7-5404-3492-9

I. 艺... II. 岳... III. 陈朝儒—二胡—艺术评论

IV. J63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7887 号

艺坛伯乐——二胡艺术家陈朝儒

岳 峰 编著

责任编辑: 孙 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70×680 1/16 印张: 11.5

字数: 140,000

ISBN 7-5404-3492-9

J·997 定价: 20.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序一	冯光钰	1
序二	朴东生	4
刘天华二胡学派的再传弟子		
——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陈朝儒	岳 峰	6
陈朝儒的音乐创作		
月亮往下落（歌曲）		19
窗 音（移植二胡曲）		21
山茶花（二胡独奏曲）		23
陈朝儒的音乐文稿		
二胡简史——胡琴家族的历史		35
中国现代二胡曲的创作概况		38
简论我国民族器乐的发展		40
论从艺之道——音乐杂谈		43
谈陈振铎恩师的《田园春色》与《弓桥泛月》		52
谈《良宵》		56
我对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的理解及演奏提示		59
关于二胡曲《山茶花》		63
刘天华先生逝世五十七周年		
暨新墓地落成揭幕仪式上的致词		65
缅怀北茂先生		68
有创新精神的陈耀星二胡独奏音乐会		71
在发展中求提高		
——祝贺第二届北京青年二胡观摩演奏会的召开		73

写在“北京二胡邀请赛”之后	75
二胡新秀邓建栋	79
音乐的社会功能	82
邮票上的乐器世界	85
我有一个好老伴	86

论评陈朝儒

二胡人生路上的曙光	马友德	91
在民族音乐低潮的岁月		
——为陈朝儒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闵惠芬	95
夸陈老	陈耀星	99
一心为着二胡艺术		
——贺名誉会长陈朝儒老师八十寿辰	周耀锟	104
白云一样坦然、平静地存在		
——陈朝儒先生的人道、师道	宋 飞	111
我心目中的陈老	周 维	114
夕阳无限好 二弦尽朝晖	杨光熊	117
忆陈朝儒先生南胡独奏会	庞德治	123
五十年后又听到老师的琴声	张 议	126
一位二胡大师的戏剧人生	刘 铮	128

附 录

陈朝儒年表	岳 峰 李 琨	143
走进陈朝儒（陈朝儒不同时期照片 59 幅）		151

后 记

编著者	179
-----	-----

序 一

冯光钰^①

历史总是由历史人物和事件构成，中国二胡音乐的历史亦主要是由演奏家和作品组成的。我国的二胡艺术在 20 世纪以来获得的显著进步，首先是得益于被誉为“二胡三杰”的音乐家刘天华、阿炳(华彦钧)、吕文成的开创性贡献。由他们创立的二胡江阴乐派、无锡乐派、广东乐派，促使二胡艺术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其后涌现了许多富有才华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继续推动着二胡艺术向前发展。陈朝儒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传统二胡一直是以口传心授方式在民间传承。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刘天华先生才将二胡艺术引入高等音乐学府。他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二胡演奏，开专业二胡教学之先河；储师竹、陈振铎、蒋风之、刘北茂等人是刘天华的第一代嫡传弟子。通过他们多年的教学实践，二胡专业学科建设逐渐得到完善。

朝儒先生便是由刘天华先生及其弟子开创的音乐学院国乐科班出身的二胡艺术家。他 40 年代进入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师从陈振铎、刘北茂先生。当时，从二胡练习曲到乐曲的教学方法均已日趋成熟，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朝儒先生经过学院科班的严格培训，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后来他在谈及跟随陈振铎教授学习由振铎先生作曲的《田园春色》和《弓桥泛月》的体会时说：“这两首优美动听的曲子，把我带进了二胡演奏的大门，启发了我的智慧。”朝儒先生的“演奏智慧”造就了他出众的二胡演奏才能。建国之初，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

^① 作者系音乐学家，原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书记处书记。编著者注。

团长的李凌先生将他物色到该团民乐队担任首席兼二胡独奏演员。其后，他先后转入中国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担任首席长达二十多年（不含“文革”十年），充分发挥了他的艺术才干，谱写了自己如歌的人生。

对朝儒先生的大名，我在四川音乐学院工作时便早已有所闻。朝儒先生是四川省梁平县（今属重庆市）人，故乡音乐界对他的人品和艺德口碑甚佳，并充满了敬意。“文革”后我调入北京，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工作期间，常有机会与朝儒先生谋面。他时任中国二胡学会副会长，我多次聆听过他的二胡演奏。他品行高洁，虚怀若谷，待人诚恳，谈吐大度，无论谁与他相处都会觉得如沐春风。记得1989年6月8日，在刘天华先生（1895—1932）逝世五十七周年之际，为了举行天华先生新修墓地的揭幕仪式，吕骥老先生等首都音乐界人士二百多人远足西山，登上了凤凰岭。朝儒先生与笔者站在可以鸟瞰北京市区的山顶上的墓地旁，沉浸在对先贤的缅怀中。他不胜感慨地说，刘天华先生短暂的一生，以毕生的精力，为我国民族音乐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完成他的未竟之业。在这次新墓落成仪式上，他代表二胡学会发表了十分感人的致词，他说：“今天，大家到墓地来集会悼念先生，正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当年天华先生国乐要‘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理想也在逐步实现。以此，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这些发自肺腑的悼词，体现了朝儒先生对天华先生，对二胡艺术的真挚、虔诚的感情。

令人感动的是，朝儒先生不仅在任乐队首席和二胡独奏演员时，能把各种体裁和不同风格的乐曲演奏得颇富神韵，情致盎然，而且在退休后还经常活跃在舞台上。他有求必应，充分展露他的技艺。我曾在多台音乐会上听他演奏《月夜》《良宵》《汉宫秋月》《二泉映月》《豫北叙事曲》以及他与谷建芬合作的《山茶花》等曲目，感人至深。其乐风更显得收敛和平实。他对乐曲精雕细琢的处理，使人感到和演奏家的人生感悟融为一体，他已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多彩的音乐之中。前几年，在北京金帆音乐厅举办的庆祝二胡学会成立二十周年音乐会，他和一些老演奏家纷纷登台献艺。他演奏的《二泉映月》，张弛有度，舒展自如，功力不减当年，备受观众称赞。真是宝刀未老。

在朝儒先生的二胡艺术生涯中，传艺授业一直是他倾注精力最多的一项重任。他教授的学生中，有些已成为二胡演奏界的骨干力量。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学习二胡也是如此，只有掌握了二胡艺术的规律，才不会走弯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他将教学经验所得，总结出四十余项带有规律性的警句条文，撰写成《论从艺之道——音乐杂谈》一文，供学习者领悟。如他在“技术为内容服务”项中指出：“学习演奏技术，是为乐曲内容服务的，不能有单纯技术观点，玩弄技巧，不顾内涵。”在谈到“谦受益，满招损”时，他说：“这是一个做人的和交友的道理……所以我请书法家刘炳森写了这六个字的条幅，教育学生阅读，闵惠芬、姜建华、宋飞等都从中得到了教益。”值得赞扬的是，朝儒先生在教学中，从不保守和墨守成规，而是鼓励学生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在此项中说：“学生要超过老师，要有新的创举和发展，否则一代不如一代，事业就要消亡，这是一条不变的法则。”可以说朝儒先生的《论从艺之道——音乐杂谈》，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反映了他多元的音乐文化视野和认真教书育人的精神。

如今，岳峰教授将朝儒先生一生的从艺生活编著成《艺坛伯乐——二胡艺术家陈朝儒》，这是一本富有学术价值的好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位音乐家从艺做人的榜样，值得一读。此书在陈朝儒先生八秩华诞之际出版问世，更具不凡的意义。我们欣喜地看到，朝儒先生虽年事已高，但仍充满激情，为实现自己的夙愿在继续拼搏，这是多么难能可贵、令人尊敬的精神啊！

序 二

朴东生^①

《艺坛伯乐——二胡艺术家陈朝儒》出版了，这是我们民族音乐界一件很难得的好事，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朝儒先生让我写篇短文，实在不敢应承。但我们有近五十年的友谊往来，又共事多年，尤其是1958年共同下放江苏六合劳动锤炼，整整一年的时间，修堤筑坝、种水稻、宣传队演出、办六合艺校等，朝夕相处，可以说是了解颇深的挚友。转眼间，朝儒已逾八旬，回首如烟往事，感慨万千。

朝儒先生一生与二胡为伍，在我心中是一位学养深厚的长者。早在1930年六岁时他就对音乐情有独钟，弹琴、唱歌、拉胡琴；194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我国第一所音乐大学“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师从刘天华亲传弟子陈振铎教授学习二胡；1947年开始从事二胡教学，至今一直未停顿地坚持二胡教学。五十七年来他培养了无数优秀的二胡人才。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一代一代相传，早已不计其数，确系真正意义上的“桃李满天下”。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五十余年，活跃在高等艺术院校从事二胡专业教学与艺术院团从事二胡演奏的诸多佼佼者中，有一大批杰出人士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这份沉甸甸的成果尽管是默然的，却是非常难得和可贵的贡献。正如一篇评论文章所评价的：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二胡演奏家、教育家，“弘扬二胡艺术的伯乐”。

朝儒先生除二胡教学外，自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担任民族管弦乐队首席和二胡独奏演员。先后供职于天津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并于50年代初多次随团出

^① 作者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国家一级指挥。编著者注。

国访演。那时的出访交流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极为重要，不仅要让世界了解新中国，而且还要向世界介绍、传播中国的民族音乐。

朝儒先生除教学、演奏而外，还潜心理论研究。先后写出《论从艺之道——音乐杂谈》《简论我国民族器乐的发展》《刘天华先生逝世五十七周年暨新墓地落成揭幕仪式上的致词》《写在“北京二胡邀请赛”之后》《有创新精神的陈耀星二胡独奏音乐会》《二胡新秀邓建栋》《缅怀北茂先生》等一系列对二胡艺术发展颇有影响的文章。

朝儒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为弘扬二胡艺术，依然精神矍铄地到处奔波——讲学、授课、办学、辅导幼儿、为海外来华求师的演奏家和研究生上课等，常年忙个不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德高望重的二胡老人陈朝儒先生说：“我现在身体非常好，我要继续为中国二胡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真是一位可敬可佩的老人，民乐后来人的楷模。我们衷心祝愿朝儒先生青春永驻、健康长寿。

2004 年春

刘天华二胡学派的再传弟子

——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陈朝儒

岳 峰

影响 20 世纪中国二胡事业发展的最大学派——刘天华二胡学派^①，是由于周少梅苦寒奠基，刘天华一代宗师，储师竹、陈振铎、蒋风之、刘北茂承上启下，陆修棠、张季让、俞鹏等发扬光大的二胡传承体系，一脉相承，代有传人而生生不息，兴旺发达。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陈朝儒先生就是其传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艺之道

陈朝儒，四川梁平县人。梁平小县，史称梁山，这片“山长岩峻，其峰崔嵬”的巴蜀之地，虽地处边远，却自西魏置县以来，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1924 年 3 月，陈朝儒就出生在这宜人宜物的川东腹地。

少时的陈朝儒，虽祖上与音乐无缘，却天性近乐（yuè），凡与音乐有关的街市小曲、茶馆坐唱和红白喜事，他从不放过，游迹其中直至听完方肯离去。小学时，陈朝儒初显音乐才能：吹口琴、弹风琴无师自通，帮音乐老师代课，担任学校升旗仪式的风琴伴奏，等等。像大多数有成就的音乐家一样，天性近乐的禀性是陈朝儒步入音乐之门的前提。

八岁那年，小朝儒随母亲上街赶集，遇到了一位身背褡裢卖胡琴的

^① 详见待刊拙文：《江阴艺派——20 世纪中国二胡》。此观点已被音乐学家冯光钰先生引用，见《音乐信息》（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2004 年 8 月 5 日第二版《刘氏兄弟与二胡江阴乐派——纪念刘北茂先生诞辰 100 周年》。

人。幽幽的琴声勾动了小朝儒的心，他竟鬼使神差地随那卖琴人走出了老远。卖琴人问他：“你这娃子也想买琴吗？”小朝儒答道：“想买！多少钱一把？”“我看你是真喜欢，就卖你四吊钱吧！”小朝儒一口气跑到开杂货铺的四叔家，谎称母亲赶集没带够钱，四叔便抓了一把铜子儿给他……这是发生在七十多年前西南边陲小县的一个真实故事。当时的卖琴人、小朝儒和他的四叔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骗钱买琴的一幕，成全了一个孩童爱好音乐的梦想，也成就了20世纪中国二胡事业中的一位将才。

有了这把胡琴，陈朝儒开始与二胡结下不解之缘。他先是在表哥的帮助下学会定弦、按音，继而在成都南虹艺术专科学校图音科读书时，参加朱郁之^①先生开设的二胡班，从二胡曲《田园春色》入手，开始了正规的学琴道路。由于他对音乐执著的爱和天赋，苍天对他格外垂青。1944年，陈朝儒恩遇刘天华先生的亲传弟子、一代二胡教育家陈振铎先生，他一生从事二胡事业的基础由此而定。

那是在重庆北碚国立歌剧学校读书的时候，陈朝儒以声乐专业在该校学习深造，闲暇之余，习奏二胡从不间断。一天，时任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国乐教授并在北碚师范兼课的陈振铎先生信步从琴房外走过，听到里面传来的阵阵琴声。他凭着一个音乐教育家的敏锐，断定奏琴者属才华之辈，便循声而去……陈振铎先生的这段师生缘，为刘天华二胡学派寻觅到了一位得力的再传弟子。在陈振铎先生的动员下，陈朝儒决定投考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

1945年，二十一岁的陈朝儒作为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最后一届学生入校，翌年，随学校回到南京，迁入古林寺新址，开始了他专业二胡的人生道路。就读期间，陈朝儒师从陈振铎先生主修二胡。陈振铎是继储师竹之后刘天华先生的又一得意弟子，他生性谦诚，勤勉敬业，忠实地遵从先师二胡教学之规范，形成严谨朴实之琴风，在当时的国乐界颇有声望。陈朝儒先是遍读天华先生十大名曲，后又学完陈振铎、刘北茂、

^① 陈振铎先生的弟子。后为沈阳音乐学院教授、民乐系主任。培养学生有唐毓斌、果俊明等人。

储师竹、陆修棠等先生的作品；同时，研习民间传统乐曲《汉宫秋月》《三宝佛》《花欢乐》《薰风曲》等等，打下了深厚的二胡演奏基础。两年有余，他果然不负陈先生之慧眼，不仅修完四年全部的主科学分，而且其他各科门门成绩优秀，二胡演奏才华初现端倪，“是音乐院二胡拉得最好的”^①。《月夜》一曲尤为出色。因此，凡是学校对内对外演出活动的二胡节目，非他莫属。两年之后，陈朝儒又选修了第二主科，跟刘天华先生的另一位得意门生曹安和先生学习琵琶，还随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修中国音乐史、国乐概论、工尺谱等课程。国立音乐院的四年时间，陈朝儒与随后入校的张韶、闵季骞等人一起，在一代国乐名家手传亲授的教诲之下，不仅接受了正规的国乐演奏训练，还打下了扎实的国乐理论根底，为他们以后从事二胡及国乐的演奏和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实践证明，国立音乐院培养的这批刘天华二胡学派的再传弟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胡艺术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演奏生涯

自从踏入重庆国立音乐院，陈朝儒与二胡的情缘便发生了本质的转变：他从对这件乐器本能的喜爱，变成了这项事业的忠实继承和发扬光大者。七十多年来，继承天华大师遗志，在其开创的二胡道路上奋斗不息，做出了斐然成绩。

1948年，解放前夜，围困四伏的古城济南，犹如黎明前的黑暗一般压抑死寂。就在这时，初入社会、在济南一中任音乐教师的陈朝儒，为了给一中贫病学生募捐医药费，在学校当局的支持下，在济南文化会堂举办了“陈朝儒南胡独奏会”。此消息一经传开，济南文化界人士奔走相告，因为在当时的黄河流域，以一把二胡公开举办音乐会的举动从未有过。音乐会上，没有任何伴奏，只有几盆鲜花点缀其间。陈朝儒先后演奏了刘天华二胡曲、传统曲目及其自编的二胡曲共十二首作品。台上，奏者飞弓走指，从容自若；台下，听者如醉如痴，情绪激动。一曲

^① 闵季骞先生语。

接着一曲，掌声连着掌声。接连三天，一千多座位的文化会堂场场爆满，观众们沉浸在二胡音乐的魅力之中……这次活动，在当时的泉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济南省报《大华日报》以整版篇幅专题报导了这次音乐会的盛况，称赞这次二胡独奏会是“本市有史以来最有成就之第一炮，也是音乐活动中最惊人的一次演出，给这较沉寂的乐坛，点起了一把光辉的火炬”。第二天，《大华日报》又在副刊上刊登了署名李文山的评论文章《南胡独奏会听后感》：

陈朝儒先生举行的南胡独奏会，实是济南人士在音乐上空前的创举。南胡圣手咸推刘天华先生，刘先生逝世后则以陈振铎先生为第一。朝儒先生即是振铎先生的高足弟子，故醉心南胡的欧美人士听见他的大名，也莫不津津乐道，他对于南胡的造诣，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儒先生连演三场，均告座满。每曲终了，掌声震耳。可见山珍海味是人人都喜欢吃的。……听了《光明行》，仿佛看见旭日东升，普照乾坤，光明而灿烂。听了《空山鸟语》，仿佛看见万山苍翠，群鸟争鸣，活泼而生动。……

这轰动泉城的“第一炮”，其影响远远超过了音乐会本身，“二胡是最好的乐器之一，二胡演奏的乐曲太好了”的赞美声传遍了济南市，波及到山东全省乃至京津地区。^① 陈朝儒作为刘天华先生的再传弟子，“少壮有志”、“敢为人先”，开创了北方疆域南胡独奏音乐会的首创之举。

从此，陈朝儒的二胡演奏声名大震，被前来济南举办音乐干部训练班的中央音乐学院（校址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李凌同志看中。李凌要他担任训练班的二胡教员，并动员他同去天津。李凌同志的出现，是陈朝儒音乐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重要转折。

1949年冬，济南音乐训练班结束后，陈朝儒随李凌同志共赴天津，加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任该团乐队首席及二胡独奏演员，开始了他音乐演奏的舞台生涯。之后，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前身）成立，陈

^① 见本书庞德治一文：《忆陈朝儒先生南胡独奏会》。

朝儒由天津调往北京，任该团民乐队首席、二胡独奏演员、艺术委员会委员。1960年，国家级专业民乐团——中央民族乐团成立，根据需要，陈朝儒被组织上调往该团，继续任乐队首席、二胡独奏演员和艺委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朝儒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三个国家级乐团民乐队的首席、屈指可数的二胡独奏演员，在一系列国内重大演出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对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

1953年，二十九岁的陈朝儒被选入由当时主持共青团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带队的“中国青年艺术团”，赴欧洲参加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这是建国初期新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友好国家进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大活动。随团同去的有张锐、冯子存、赵春亭、黄锦培等艺术家。

这次活动，中国代表团的民乐节目《双声恨》（广东音乐）荣获三等奖，陈朝儒与乐队同仁还获得舞蹈伴奏音乐一等奖。比赛之后的演出活动规模宏大，盛况空前，首都布加勒斯特广场上坐了五万多人，热情的欧洲观众被远道而来的中国音乐折服了、惊呆了。当陈朝儒演奏的二胡经典乐曲《汉宫秋月》《空山鸟语》《月夜》《良宵》在广场上响起时，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现场观众为这两根弦的乐器带来的东方音韵所叹服。^①演出之后，艺术团又去波兰首都华沙进行文化交流。在华沙四万多人的体育场上，陈朝儒演奏的《二泉映月》等曲，同样赢得了华沙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称赞，被誉为“夺人心弦的二胡演奏家”。随后，艺术团一行又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交流，民族音乐为新中国建国伊始的文化交流搭起了友谊的桥梁；同时，陈朝儒也和二胡演奏家张锐一起，把中国二胡艺术最早带到了欧洲大陆。

这个时期的陈朝儒，二胡演奏进入了鼎盛阶段。他继承师教，又形成自己明快、果敢、热情、欢畅的琴风；他的演奏声音洪亮，充满激情，所到之处，皆深受欢迎，成为国家音乐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他先后参加了“第一届全国音乐舞蹈周”的全部演出活动；随团赴中南海为毛泽

① 见本书刘铮一文：《一位二胡大师的戏剧人生》。

东主席祝寿做小型演出；两次出访东欧各国大获成功；为国家领导人外事活动演出；随团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国际音乐节“布拉格之春”等等。进入60年代，陈朝儒多次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录制《新农村》《湘江乐》《窗音》《山茶花》《薰风曲》《汉宫秋月》《二泉映月》《早春》（三重奏）等二胡曲。其中《山茶花》一曲，是陈朝儒1956年秋随团赴云南巡回演出时，根据安宁小调，与作曲家谷建芬一起创作的，乐曲生动活泼、优美动听，一直作为陈朝儒二胡演奏的保留曲目。该曲与《拉骆驼》（曾寻曲）、《在草原上》（朴东生曲）、《大河涨水沙浪沙》（张锐曲）等作品一起，在50年代影响较大。

随后的几十年间，陈朝儒还时常参加全国性重大二胡演出活动，如：纪念刘天华逝世五十周年、陈振铎教授教学五十周年、刘北茂先生逝世一周年（1982）、中国音协二胡学会十六周年庆典（1998）等活动，演奏二胡独奏《月夜》《田园春色》《弓桥泛月》《明月流溪》《拥军优属小唱》《民谣风》《二泉映月》等曲目，直到2001年的“百年二胡纪念音乐会”上，年近八旬的陈朝儒还登台演奏《月夜》一曲，充分展示了其师承、其风格、其时代的二胡风貌。半个世纪以来，陈朝儒作为一代二胡演奏家蜚声乐坛，其演奏录音被中国唱片公司收录于《中国音乐大全》（二胡卷）、《刘北茂作品集》等，并出版发行。

教育传承

作为刘天华二胡学派的第二代传人，陈朝儒从国立音乐院毕业之日起，就肩负着历史赋予的承传使命，为刘天华二胡艺术传薪续火。

1947年，陈朝儒被前来音乐院招聘音乐教员的山东济南省立一中校长苏郁文选中，从此，他身背二胡一路北上，开始了从事音乐教育的旅程。临行前，他牢牢记住恩师陈振铎对自己的叮嘱：“南方是南胡的音乐之乡，希望你把南方的音乐传播到北方去，让它生根、开花、结果。”到了学校，陈朝儒立即开展了紧张而愉快的教学工作，几堂音乐课便一扫校园的沉闷气氛。他把在音乐院读书时搜集到的各地民歌用于课堂教学，一时间，《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松花江上》《插秧歌》

《一根扁担》《小黄鹂鸟》《马车夫之歌》等优美动听的中国民歌回荡在校园里，流传到社会上，为青年学生交口称赞。课余时间，他还组织口琴组、民乐队等活动，激发了学生们学习音乐的热情。短短两年时间，陈朝儒将学校的音乐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直至今日，每逢校友们聚会活动，对当时的盛况仍赞不绝口。当年在济南一中深受音乐课教益的学生，有今政治局常委罗干、大书法家欧阳中石、二胡教授马友德等，这是陈朝儒普及音乐教育中辉煌的一页。

正是在济南省立一中这个地方，陈朝儒招收了生平第一个二胡弟子——马友德；也正是这个弟子，在20世纪下半叶的二胡乐坛上声名渐起，带出一批蜚声全国的演奏名家，成为刘天华二胡学派第三代传人中的突出人物。当时的马友德是一中初三的学生，一次放学之后，他无意间听到了陈朝儒的二胡琴声，便留连忘返，经常前来聆听。陈朝儒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痴迷二胡的影子，当即决定收其为徒。从一开始，他便对马友德进行了严格的正规训练，使其二胡人生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后来，马友德在华东大学艺术系音乐科、山东大学艺术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等处教授二胡，五十年来刻苦钻研、坚持不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陆续培养出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二胡演奏家：陈耀星、朱昌耀、周维、欧景星、杨易禾、卞留念、邓建栋及许可、高扬、陈军等。这些学生如今皆为二胡演奏和教学岗位的中坚力量，是刘天华二胡学派的一大批优秀传人。

1959年，陈朝儒在中央歌舞团任学员班班主任期间，从北京少年官选来了十三岁的二胡苗子周耀锟，悉心培养，使其成为一名优秀的二胡演奏家。周耀锟自1976年接手中央民族乐团乐队首席一职，今已成为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协二胡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为二胡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如此，陈朝儒还先后在社会音乐学院、首都联大艺术系担任民乐系主任兼器乐教研室主任、二胡专业教授等职，教授和培养了秋江、李福华、陈军等人；被日本驻华使馆聘为二胡教授，培养日本留学生；在“北京春来二胡学校”培育二胡幼苗；直到八十岁高龄的今天，陈朝儒还奔波于北京—张家口之间，兼任“张家口朝儒音乐学校”的校长，为普及音乐教育继续发挥光和热，为社会培养的音乐人材不计其数。